

“文学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”

访潍坊作协秘书长阎海峰

本报记者 于潇潇



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10月11日揭晓，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奖。各路媒体对莫言获奖的解读以及文坛的各种回应已经详之又详，但是在此关头，莫言老家，潍坊文化界对这事儿如何评价？为此，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潍坊市作协秘书长阎海峰，听听“乡亲们”的声音。

莫言作品影响了 许多潍坊作家

齐鲁晚报:莫言荣获本届诺贝尔文学奖，您和潍坊文化界如何评价此事？

阎海峰:这当然是潍坊文化界乃至全国文化界的一大喜事，对潍坊的作家也是极大的鼓舞。几十年来，莫言创作了大大小小上百部作品，大部头的东西也很多，其中思想性、文学性都有分量的东西也有很多，像《丰乳肥臀》、《檀香刑》，还有去年刚刚获茅盾文学奖的《蛙》等等。莫言也是公认的当代语言大师，我们认为，他写的还是老百姓的语言，贴近大众，生动有力。从这一点来说，莫言拿奖是当之无愧的。

而且，该不该拿奖，凭什么拿奖，不能因为莫言是高密人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他该得奖。这么大的奖项，首先要具备足够的实力。用实力说话，是我们认为莫言该拿奖的理由，这是潍坊文化界的共识。

齐鲁晚报:平时与莫言的沟通不多，就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与莫言沟通过吗？

阎海峰:我也是高密人，但我和莫言认识倒不仅因为是老乡的关系。莫言1976年入伍，1977年，我在《解放军文艺》做编辑的时候，他向编辑部投稿，我们就认识了。莫言的作品影响了许多潍坊作家。而莫言本人是个比较朴实的人，与他沟通是轻松愉快的，他很幽默，思考的问题也很有深度，与莫言面对面沟通甚至要比看他的小说深刻的多。而他平时为人则很低调。

作家要有精神故乡

齐鲁晚报:莫言能取得如此成就，与高密的文化土壤有直接关系吧？

阎海峰:当然。莫言出生于高密，20年的农村生活给他带来很深刻的影响。他的小说中常常出现的“高密东北乡”这个地域名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。这与高密的文化土壤是分不开的。

高密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地，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。也有许多生长于此的历史文化名人，如晏婴、郑玄、刘墉、孔融等名人贤士也在此生活过。这些文化名人的活动，使高密这块土地充满了尚文的氛围和风尚，形成了特定的民风民俗，而这些风俗，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民间文化的发展，是文化产生的土壤。你可以看到，莫言的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无时无刻不存在于“东北乡”日常生活之中。

他作品中那些敢爱敢恨，爽朗泼辣的人物形象，也是高密人的典型性格。

齐鲁晚报:“高密东北乡”是莫言作品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几乎每部作品中的故事都发生于此。

阎海峰:确切地说，“高密东北乡”是莫言的精神故乡。其实每个作家都会有精神故乡，那是他自己作品构建的王国，也是他吸取营养和力量的地方。

山东的所有村子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流传着无数的传说故事。每个村里都会有许多会讲故事的人。夏天在村头乘凉，老人们讲故事讲到半夜；冬天在火炕上猫冬，打发时间，有的人家甚至会专门把“讲故事能手”请到自家炕头上，泡上热茶，讲上个大半宿。传说啊，发生过的故事什么都有，到现在也还是这样，讲故事是每个村的传统。很多致力于乡土文学的作家都脱胎于

农村，笔下和心中也有这样一个“故乡”。

潍坊文学作品农村题材多

齐鲁晚报:现在的青年作家们想要有所成就，在您看来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呢？

阎海峰:首先是刻苦啊。我们那个年代，写作可以解决吃饭问题甚至是前途问题，所以许多作家都很勤奋，笔耕不辍。当年社会上也特别重视文化人才，有年轻人发表作品，马上会被注意到。而现在网络和资讯的发达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作品，人们对文化人才的关注程度反而降低了。而且现在每个年轻人都有各种选择机会，也不会像我们那个年代靠写作挣口饭吃。

再有就是，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得接“地气”，这很重要。所有好的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的，缺少生活体验，光靠想象来闭门造车是不会取得成绩的。

齐鲁晚报:潍坊文坛的现状如何？潍坊的作家们有什么写作特点？

阎海峰:潍坊文坛比较繁荣。仅就作协来说，现有会员370多名，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名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140多名。而且老、中、青作家中都有比较好的代表作品。比如诸城市作家胡培玉的一部长篇小说《乡镇干部》，就获得山东省“五个一精品工程奖”，而这部作品也是莫言给作的序言。

就写作特点来说，潍坊出版小说的作家中，选择农村题材、反映三农问题的比较多。这些作品解释当前社会矛盾，深刻地反映农村变革。近年来潍坊的诗歌也比较繁荣，潍坊作协常开展文学活动、讲座等，让潍坊的文化气氛更加活跃。